

灯下漫笔

诗路放歌

柴火

张俊梅

是一段亲情
被搁浅在遥远的村庄
如我年迈的父母
想起
便滋生一种暖暖的疼

最初的记忆
柴火都是潮湿的
等不及晒干的玉米秆,或者
被雨水淋透的枝蔓
母亲的眼泪早已被熏干
为一顿饥肠辘辘的早饭

引火草
是她珍藏的全家的希望
多雨的秋后
炕席下的麦秸
一次又一次被掏空

霜降
却一层又一层地被加重
母亲说
要赶在大雪封门之前
去槐林里寻找残枝败叶
以备过冬

那时的冬天真冷
冷到,今天
偶尔触及一根无幸的柴草
曾经冻疮的双手
还会隐隐作痛

明月夜(外一首)

李鸿雁

忍不住泪
那就流吧
如此,山冈上
就能浇灌出满坡念想
长出一地白月光
并能解三分醉意
免得双腮酡的他
把树们摇晃
把自己的影子踩碎

少年种松满东冈
十年啊
生与死两茫茫
小轩窗,还在
明月夜,很长
足可以
让那个叫苏轼的男人
走上长长的一生

山河令

山河有令
北风,即日开斩
寒鸦入林
瘦马入厩
草木去盖奔甲
芦花身披素衣
低垂下满头霜染的白发

北风这个刽子手
押着落叶、残阳上路
黄昏,一片血色后
天地静穆,月朗星疏
岁月,攻城略地
恍如废墟一座旧城池
开辟一个新国度

雪落无声

张向前

于海上行舟,四处一片空蒙,有些飘浮的不确定感。路边的冬青叶上已经层叠雪花,只露出一些边缘。枝叶间的空隙,已渐次为雪花填满。红灯停处,行人如过江之鲫。车头左前方,一蓝袄小女孩,背着一个漂亮的书包,看起来就十来岁的样子。也许是刚放学回家,走过路口,她便放慢了脚步,张开纤巧的手掌,接着空中飘来的雪花。她兀自看着掌中的雪花慢慢融化,脸上浮现快乐的神情。她在雪中嬉戏、玩耍,把自己旋成一片“雪花”。那件蓝袄在雪夜中十分地抢眼,她不知道,很多的路人都看着她,看着她的天真与纯粹,就像她看着手中的雪花。此刻,世界是属于她的,雪花是属于她的。有人说,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次雪花,飘落于我们的梦中。或许,这正是飘落于她灵魂之中的那场雪,美好与希冀正在向她示好,或招手。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女孩来说,她无疑陶醉在自己的想象里。多想摘颗星星,放在她的手中,闪亮在她未来的行程里。

车裹了一身雪装,行至小区门口,自动电子杆怎么也抬不起来?扫号的电子屏上,显示的车牌号总不相符,或是前面的省份简称错了,或是后面的数字符号乱码。后退,再往前,不对;再后退,再往前,还是不对。

莫非是天太冷,电子系统被“冻坏

了”?正在我一筹莫展时,一片黑色的“雪花”飞了过来,那是穿制服的保安大叔从十米开外,奔跑着到车前。“您稍等。是雪花挡住了车牌,加上雪花反光投射到显示屏上,识别不出真实的车牌号码。”保安大叔边说边弯下腰,迅速地伸出右手,来回拨拉了两次车牌上的积雪。我看见他的手并没有戴手套,在寒风中通红。仅仅几秒钟,显示屏上就显出了正确的车牌号码,挡杆顿时自动抬升起来。不等我道谢,那片黑色“雪花”又以旋风般的速度跑到院门口,耐心地帮助指导往来的人们扫码进出小区。雪中的这一幕,让人温暖。我想,后面的车遇到这种情况,他又会展风般地跑过来……

夜色中,一朵一朵“蘑菇”样的花儿开着。那是人们在雪中撑伞排队做核酸检测。队伍蜿蜒绵长。不一会儿,黑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伞上都堆积上一层薄薄的雪花,一切都成为最素色的装扮。我隐没在队伍中,安静地等待。

简单的帐篷里,灯光灿灿,两个白衣天使忙碌着。张嘴,涂抹咽部,折断棉签,装进试管,手掌消毒,再拿起一枝新的棉签……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一般娴熟。这是反复操练千万次的结果,背后的艰辛不言而喻。

排队的人员在减少,似乎也在增长,就像水流,一种源源不断的态势。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前后奔跑着,维持着队伍。核酸检测多少次了,人们心里已不再恐慌,秩序井然地挪动着,友好地配合着。听到“谢谢”两个字时,白衣天使镜片后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劳累后的欣慰。

雪花飘舞的夜晚,寂静而安然。在收集转运的间隙里,白衣天使伸直腰,往后一靠,伸开双臂,双脚,仰倚在椅子上舒展筋骨。毕竟连续五六个小时没有吃喝、休息。洁白的衣服显得有些臃肿,却像一片一片慵懒调皮的“雪花”。一片一片的永不融逝的雪花,与这个洁净的世界融为一体,风过无痕。

人们都静静地站立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难得一小会儿的休憩时间显得如此和谐与悠长。

夜深了,还有人在聚集,灯光下的忙碌依然。树沉默着,草沉默着。纷扬的雪似乎覆盖了一切,似乎一切都不曾覆盖。在雪面前,人类的喧嚣无声无息。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箴言。而他们,蓝袄女孩、黑制服保安、白衣为甲的天使,还有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在雪中闪耀,成为雪的一部分……他们中的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温暖着人间,照耀那些迷茫而充满希望的前行的路。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



嬉戏(国画) 代礼胜

百姓记事

礼让行人

高玉成

老王进城看儿子,经过路上的斑马线,照例是左顾右盼,等汽车过完了自己再走。然而,汽车见到老王,却主动停靠在斑马线边上,不进也不退了;老王等它,它好像也在等老王。老王心想:咦,这是啥意思,你不过,我怎么过呀;这不跟马三立“扔靴子”相声似的,你靴子不落地,我可一直等着呢。

老王正纳闷,忽见车里的驾驶员一个劲地朝他摆手。老王明白了:这是叫咱先过呢。于是老王蹑手蹑脚,忐忑不安地过了马路;转过头来,才见汽车缓缓驶去。

到家给儿子说起此事,儿子笑道:老爸爸您不知道,现在的交通规则是机动车礼让行人。也就是说,斑马线上汽车必须等行人先过,汽车才能过;最近还在开展礼让行人百日专项行动呢。老王问儿子:你说礼让他就礼让了?他要是不礼让咋办?儿子说:不礼让就扣3分,罚200元。

第二天老王又上街,想看看这礼让行人到底灵不灵。刚站到斑马线上,过往的车辆果真就停靠在斑马线边了。老王心里一热,不胜感叹:哎呀,活了大半辈子,都是咱让车,哪有车让咱的呀。过去过马路,都是站在斑马线上,眼瞅着汽车往来穿梭,好不容易找个空当,还提心吊胆地一路小跑,生怕从哪里窜出来个车碰上。现在咱往这一站,手都不用抬,车就主动给咱停下来让路,又安全又暖心,真是文明了,进步了呀,好、好、好!

第三天老王又上街,这回不再是勾头缩脑、蹑手蹑脚,而是腆着肚子、大摇大摆地过斑马线了。突然,一辆轿车急驰而来,擦着老王的鼻子尖飞驰而去,帽子都差点被风掀飞,把老王惊出一身冷汗;说好的礼让行人,咋又不礼让了呢?再快半步,后果不堪设想啊!

回家告诉儿子,儿子哈哈大笑,说:新规出台,执行起来总要有个过程嘛;多年的陈规陋习,哪能说改就改掉了。驾驶员固然要遵守守纪,您自己也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呀。您老人家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全部押在驾驶员身上啊。

老王问儿子:那该咋办呢?儿子说:咋办?一慢二看三通过,看清楚汽车礼让您了,您再通过呗。

老王一想:有道理。遵守守纪靠大家,个人安全归自己;别人再注意,也不如咱自己提高安全意识呀!

新书架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付如初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观察细致,文笔优美,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很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能可贵。时隔百年,这本书能够被发现、翻译、出版,甚至有网友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与《马可波罗游记》、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比较,认为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的佼佼者。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

情节上,《蝉鸣》通过虚中藏实,实里含虚来推动,小切口推出大纵深。如锯断巨木,锯锋所至,沧桑年轮纤毫毕现。孩童套蝉,慧明施饼,允诺授饼,禅房止饼,并不曲折。这些若有若无真假莫辨的记忆之实,掺和着禅意骂骂人生舍得哲理之虚。作者言而不尽其意,善于为读者留白,隐而不发。加上第一人“我”的讲述,增加了真实感,自然以小博大,以物喻人,力透纸背。悄然无声地把那些关于真善美的道义,输入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终生相随。传递出人生当慎独、善止贪欲的处世之道,妙不可言。

结尾在“我”觅而不得答案,慧明突然圆寂。石破天惊,戛然而止,余韵悠长,耐人寻味。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文学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正当的道义观,提升了人性的质量。莫小谈以小说形式“壁画”出的这种悲悯情怀,恰好可以弥补当代中小学教育缺失的情感教育,善莫大焉。

书人书话

于无声处聆禅意

张中杰

一种高度文明的自觉、严谨的修为和严格自律,却是本本分分做人需要坚持的原则。作者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强调和抨击什么,而是通过神秘氛围营造,时时处处提醒你人生关键时刻要回避什么、拒绝什么。这种看似不自觉的换位思考,善意互动,以人为核心,多种文化交织融合,让多义性酝酿发酵共同发力,凝聚强大气场,形成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拒绝身外之物,在“伸手”之前自我棒喝及时止损,应是人的本能,从这一角度理解,我们不妨将其归为一篇廉洁题材的小小说。

《蝉鸣》贵在语言洗练唯美。作者似

高明的画师,笔墨浓淡尽蕴于胸,点线勾勒,下笔如神。西山禅房,蝉鸣幽树,活泼稚童,慧明和荷,甜美蜜饼,得后不得,白描素达,充满电影画面感。富具辨识度的散文语言直通受众心径,21个叠词和大量动词飞跃,使语言会呼吸有节奏感,充盈灵气和锐气,令人走心。通感和隐喻手法运用自如,化石成金。人与蝉,饼与人,物与我,不同视角解读均可让人苦思良久。寓言式风格最易让人冥想后顿悟。蝉对马鬃套的好奇心使它被人所“围猎”,人面对诱惑时,是不是如蝉,欲念加身当悬崖勒马,才不至于被套而身陷囹圄呢?

连载



报一下,我们隐山区的扶贫工作有一项创新做法,由区扶贫办给每个贫困户家里的墙壁上都钉一个笔记本,如实记载我们包保干部的联系方式和扶贫日志,确保全区扶贫干部的工作轨迹全都有据可查,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郁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胡组长忽然问。

郭副书记笑着说:“郁主任是我们隐山的高才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前在区地方史志办任副

刊,今年才通过公选提拔为区扶贫办主任。”

“这个说法好。”胡组长似乎情绪有所缓和,沉吟道:“你这个人在农民家的墙壁上钉扶贫笔记本的办法不错,像我们建立扶贫档案卡一样,这是一种形式,看上去并不代表内容。有一些干部诟病当

吃的是花园酒店的自助早餐,郭副书记陪胡组长坐一桌,检查组的其他五人坐一桌,郁洋和区委办、区政府办的几位副主任,还有农办的李主任坐一桌。大家谈论着天气,台风过后,有人说今天会特别热,有人说估计还是阴天,争论被台风吹来的副热带高压是否会重新控制本地区,但都对将要下去的扶贫检查讳莫如深。政府办的徐主任向农办的李主任调侃道:“李主任,你昨晚没干坏事吧,今天可别出岔子!”“与我昨晚干的事何干?”李主任瞪着眼,脖子一梗说,“反正我是顶着雷往前走。”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早餐完毕,检查组成员回房间开了个碰头会,时间很短,大约只用了十分钟。出来后胡组长即宣布他们六人分头去看六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一个贫困户的扶贫档案卡,再入户调查三个贫困户。徐主任听说后急得直跺脚,本来已派一辆中巴车停在酒店门口,现在用不上了,又打电话从区政府公车平台要来六辆小轿车。

分组方案随之确定,由郭副书记和郁洋陪同胡组长检查白云寺镇

马鞍村。其他五名成员分别由区委办和政府办人员及农办的李主任陪同,中午之前要检查完毕,并赶回酒店用餐,不给乡镇添麻烦。郁洋对马鞍村的情况比较熟悉,是他以前任区史志办副主任时包保过的贫困户。赶上卫生间的工夫,他将公文包里关于白云寺镇和马鞍村的扶贫资料用手机拍下来。

天还阴着,路旁被雨淋湿的杨树树叶,像是重获生命似的闪闪发着碧绿的光,空气清新,令人心神愉悦。郁洋用手机朝车窗外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装着查看照片似的,调出刚才在厕所拍的马鞍村的扶贫资料,迅速默记。

“胡组长,我们要去的马鞍村可有些来历。”郭副书记没话找话似的说,“隋唐年间,秦琼有一段故事叫‘卖马当锏’,他就曾在该村的一棵银杏树上拴过那匹黄骠马,因此叫马鞍村。”

“哦?”胡组长问,“有依据吗?”“这个镇之所以叫白云寺镇,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寺庙叫白云寺,那棵千年银杏树就在寺庙门口,等会儿我们可以看见。”郁洋回头说。

“银杏树在说明不了问题,怎

样能证明秦琼拴过马才是关键,秦琼附会的故事见得多了!”胡组长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胡组长说得对。”郭副书记嘿嘿一笑,“这是历史传说嘛,不过这个传说可不是今人瞎编的,乾隆年间的《淮城州志》即有记载。我们已将《马鞍村的传说》整理成民间文学,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对于其他地区申报的历史传说,我们的材料还算比较扎实的。”

“是吗?”胡组长鼻子深处“哼”了一声,像是含有一种讥讽的话外音。似乎为了消除由于尴尬而陷入的被迫沉默,郭副书记故作爽朗地说:“郁主任,你给胡组长介绍一下马鞍村贫困户的情况。”

郁洋非常庆幸一直在默记手机上的数字,终于派上了用场,清了清嗓子说:“马鞍村不属于贫困村,水泥路、电力设施和宽带网络全都通达,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低于百分之三的贫困村标准。去年统计全村有贫困户五十五户,今年退出四户,但重新摸底又新增两户,目前有贫困户五十三户,共计一百七十九人,由统计局结对帮扶四十五户,剩余八户由区爱卫办帮

个问题解决了,扶贫工作想不取得成效都难。”

郭副书记连连颌首:“我们苏书记对全区的扶贫工作总结了‘三个不愁、着力解决贫困户’‘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和胡组长的说法一样生动形象,切中要害啊!”

说话之间,车子穿过一片树林,抵达马鞍村口。郁洋指着村口一棵树冠如盖的银杏树说:“秦琼就是在那棵树上拴过马。”胡组长朝车窗外面看了一眼,却瞥见村部门口停着一辆轿车,车身上写着“法院”两个字,忽然像被触动了某根敏感神经,情绪瞬间发作,质问道:“你们派警车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动用警车?”

郁洋看了看那辆车,心想明明是法院的车子,法院下乡办案或者办事,我们也管不着啊。刚想解释没有派警车来,胡组长用手指戳着车窗外面,愤然说:“党风就是让你们这样搞坏的!”

郁洋没想到他会这样说,但既然他已如此认定事实,自己更加不好去解释了。他回头看了一眼,瞥见郭副书记正一边摇头一边苦笑。